



《花儿与少年》“露营季”开播水花小 老牌综艺“复活”，如何不毁招牌

记者 师文静

老综艺牌子 慢综艺套路

老牌综艺花样“复出”，有优势，也有劣势。《花儿与少年》的优势是名气很大，节目被观众玩梗盘出“花学”，是让人念念不忘的综艺IP，节目重启自带流量。该节目的劣势是，重启版节目“露营”主题明确，去露营的地点提前规划好，少了国外穷游时状况频发的吸睛看点。此外，当下综艺节目生态已经变了，流行的是慢综艺，越来越不追求让明星制造矛盾、摩擦当看点，更倾向于温馨、慢治愈等特点，而其乐融融的综艺其实已经很多，很难有新卖点。《花儿与少年》重启，可以复原节目模式，但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明星互动、“抓马”时刻，不再是吸睛利器。

《花儿与少年》中，杨幂、凯丽、刘敏涛、赵今麦、韩东君等明星嘉宾们凑在一起去露营，整个节目流程、明星反应等，都在观众

的预知范围内。第一期节目流程就是给明星嘉宾发装备、出发去露营地、搭帐篷、做饭、吃饭聊天、帐篷里入睡，一期节目结束。明星嘉宾有房车，有豪华的露营装备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凯丽做了一顿饭。节目嘉宾的分工也很明确，杨幂当团长，负责统筹安排活儿，男嘉宾负责搭帐篷，凯丽、刘敏涛负责做饭等，大家更像是来完成一个个挑战项目。为节目增加难度和看点的是，第一期节目全程在下大雨，行李被水泡，男嘉宾浑身湿透搭帐篷，也要继续痛苦地露营，对于一个慢综艺来说有点儿太过刻意。

总之，这种只要“明星来了按流程走”就行的节目，不需要明星做什么重要事情，或营造什么独特氛围，这种节目现在一抓一大把。那些露营主题综艺、慢综艺都

是这么拍的，都很平铺直叙，缺乏抑扬顿挫。节目努力营造美好旅行，“我们是一家人”的立意很好，但是如果节目嘉宾不出彩，魅力不足，这流水线任务一样的节目流程，很难出现让人觉得有趣、心动的细节。这类“催眠式综艺”，很难调动起审美疲劳的观众。

内容要鲜活 形式要创新

这两年，包括《百变大咖秀》《点赞达人秀》《非常静距离》等老牌综艺相继回归，或是升级改造后“复活”。这些曾经大红大紫、吸睛力十足的节目，有的是“冷饭”没有炒好，为招牌抹黑，有的借助新的媒体营销方式再次“回春”。

《百变大咖秀》阔别七年以后回归，张大伟、白凯南等“百变五

侠”齐聚，再现了早前的《百变大讲坛》等经典节目，又加入了一些影视、明星的新梗和新玩法，舞台也更炫酷，节目整体搞笑气氛非常还原，按说节目粉丝应该很满足了，但该节目口碑下滑严重。很多观众说，本来以为“爷青回”结果是毁青春。这档节目不是没有新看点，比如李斯丹妮、王智、孟佳和沈梦辰四位“姐姐”，模仿偶像天团F4等表演就挺有惊喜，反差感很强，唱得也搞笑。但不少观众认为“自己的笑点变高了”。为什么变高了？一是《百变大咖秀》的搞笑套路观众已经非常熟悉了，二是在自媒体时代观众获取各类笑梗已非常方便。笑梗瞬息万变，观众早就习惯了。《百变大咖秀》的回归“情怀杀”更吸睛，节目努力创作的那些新节目反而已不再那么出彩。本以为可以借助观众

的“情怀”来一个咸鱼大翻身，但多年来观众审美其实变了，老IP多年积攒下的人气值也很快被消耗。

经典永不过时吗？老牌综艺要想成功复活，其实需要改造升级。另一档综艺节目《点赞！达人秀》在短视频平台重启回归，将节目的嘉宾海选、营销方式等，都与短、平、快的短视频生态结合起来。网友对该节目参与热度高，节目挖掘了各类励志达人，节目点击数据很高，是综艺营销的一个成功案例。全新升级的《非常静距离》从简单老套的嘉宾访谈节目，变为在更日常化的场景里访谈嘉宾明星，谈热点话题，输出正向观点等。这档节目也放在短视频平台播出，甚至把长节目拆解成几十个短视频以满足观众不同需求。节目的目标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拉近明星与大众的关系，从而吸引观众。

老牌综艺真想复活，不仅要求内容更鲜活有新东西，也需要在形式上做一些创新，或许才能涅槃重生。

幽默包裹着悲，映照现实



天天娱评

□宋说

上映4天票房近3亿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，成为这个暑期档第一部备受赞誉的影片。影片中，演员朱一龙带来了和“小公爷”完全不同的反反感，被观众称作“颠覆性表演”。内容上，电影《人生大事》填补了国产片在殡葬题材上的空白，直面生死，又通过小人物的互助来温暖治愈，这种温情的叙述表达，给观众吹来了一阵暖风，也成为《人生大事》破圈的关键。

电影《人生大事》讲述了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刑满释放后“子承父业”，接手了父亲的殡葬店，在一次出殡中遇到了杨恩又饰演的武小文，机缘巧合下，他和两个合伙人拿到了小文的抚养权，但在那之后一系列意外接踵而至。

在《人生大事》的演员阵容中，朱一龙是最重要的看点。银幕上的朱一龙说着武汉方言，留着寸头，喜欢花衬衫和夹脚拖鞋，力争靠近角色设定上的“市井痞子”形象。影片也多次出现朱一龙的眼神特写，但可惜的是，朱一龙的眼神太过干净，和“三哥”的粗糙味道还是有些不同，朱一龙自己

设计的熟稔的“舔烟”动作，倒是加分不少。

电影中，朱一龙和小演员杨恩又用武汉方言对话是一大特色，另一方面，对于殡葬行业的讲述和呈现，成为《人生大事》最特别的地方。影片开头就是莫三妹给老太太穿寿衣，用偷东西的乌龙，展现了殡葬从业人员会遭遇的种种偏见。还有莫三妹的情敌意外死亡后，莫三妹和父亲去殡仪馆给死者化妆，以及小文在粉色骨灰盒上画画，笑点频出，鸡飞狗跳的活人葬礼等，细节处都是对丧葬习俗、风土人情的呈现。这种电影里相对冷门的主题，让人不由得想到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，但《人生大事》并没有着重突出“苦”和“悲”，反而多了一份幽默感。

朱一龙和杨恩又的对手戏，是整部影片剧情上的看点。莫三妹和小文的关系，从最开始的势不两立、水火不容，到后面产生父女亲情、难舍难分，整个情感的过渡和递进很有说服力，很多桥段让人落泪。比如莫三妹“残忍”地告诉小文，烟囱冒出的青烟就是姥姥，小文又在学校告诉老师，“爸爸”莫三妹是在天上种星星的人。后来小文的生母找来，莫三妹趁小文睡着，将她抱上出租车送走，结果小文醒了后哭闹着要下车，拍着车窗大喊“爸爸”，莫三妹跟在车后面狂奔，跑到连夹脚拖鞋都不见了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层层递进，带动着观众的情绪。

有笑有泪，是电影《人生大事》的关键词。影片的监制韩延多次使用过有笑有泪的创作手法，试图在不同的阶段和语境中，与观众一同探讨生的意义和珍贵。比如他此前执导过的电影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均涉及生与死的议题，且与《人生大事》用喜剧包裹现实的手法相似。

电影《人生大事》的“笑”，藏在小人物之间表现出惺惺相惜的互助，另一方面是主角相识过程的啼笑皆非。“三哥”遇到了桀骜性格的孤儿武小文，一个自称孙悟空，另一个手拿叉戟，扎着两个冲天发髻，造型酷似哪吒。两个人初相识的时候是住上下铺，小文被纸糊娃娃吓到不敢去上厕所，在上铺尿床弄了莫三妹一脸，莫三妹洗了床单却发现房产证裹在里面，把房本洗成了空白本。

将严肃宏大的命题处理得轻巧，需要幽默的桥段，也需要生活中真实的“悲”。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的“悲”是无法治愈的绝症，和熊顿从急诊室到血液科再到化疗过程中的真实痛苦。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的“悲”是韦一航的那句台词“我怕刚把真心掏出来，我就死了”。《人生大事》中，莫三妹和武小文的处境都很困难。莫三妹从事着殡葬一条龙服务，本身的职业属性导致他遭遇着种种偏见。而小文失去了外婆，舅舅家也不愿养她，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。幽默包裹下的悲，是影片的底色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